

吉鴻昌

JITHONGCHANG

將軍畫



吉鴻昌

周 驥 良

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吉 鸿 昌

(上)

周 骥 良

河 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

河 南 许 昌 地 区 印 刷 厂 印 刷

河 南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6印张 340千字

1979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3次印刷

印数 90,001—198,000 册

统一书号 10105·250 定价1.62元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描写吉鸿昌烈士生平的长篇小说。

吉鸿昌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英雄和革命烈士。北伐时期他在西北军中受到党的影响后，就一直为追求真理而进行百折不挠的英勇斗争，使他逐步发展成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为了挽救民族危亡，他毅然参加了抗日同盟军，最后被蒋介石杀害。在这部作品里，作者以朴实而生动的笔触，着力刻划了吉鸿昌的思想发展和性格形成，对周围的形形色色人物，也作了真实的描写。围绕着吉鸿昌的传奇性的一生，作者还展现了三十年代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，揭露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，并反映了党内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。

全书分上、下两册出版。上册从吉鸿昌驻军潼关时和西北军右派势力斗争写起，通过杞县激战等情节，表现了吉鸿昌前期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他追求真理、坚持真理的革命精神；下册主要描写的是吉鸿昌在挽救民族危亡斗争中的英雄事迹。作者在尊重重要的历史事实的同时，对素材进行了认真的艺术提炼和加工，使作品情节曲折生动，人物性格跃然纸上。

天大亮了，但半弯的残月仍然恋恋地不肯隐去。辽阔的天空仿佛被一层灰色的幕布遮盖住，虽然连一笔飞云都不曾涂抹，却又比堆砌着多少浓重的云块都更压抑低沉。金子般的阳光哪里去了？玫瑰色的朝霞哪里去了？凌晨特有的朝气和生机哪里去了？好一个使人烦恼，使人怅惘，使人渺茫的天色！

恰恰就在这样的天色里，从宁夏远征东来的吉鸿昌，率领着他那“帽子兵”，经过彻夜激战，此刻正作为得胜的将军，呆呆地坐在一座被炮火轰得遍体鳞伤的村当中的戏台台阶上。他横眉冷目，一手按住横在腰间的手枪，摆出严阵以待的姿式，似乎要杀掉每一个扑上来的敌人；一手抓着短棒似的马鞭，又似乎沉沦在悲伤和迷雾中，孤儿似地在徘徊。眼前的荒乱破碎，不正是蒋介石和冯玉祥在洛阳一带制造内战的罪证么！多么大的破坏，这里几乎所有的屋顶都被炮火掀掉，只有这座戏台残留下来，但屋顶已被穿开几个大洞，有根木柱也被削下半边，简直没法理解它是怎么支撑着没有垮下来的。掺着严寒的晨风，从几个洞口齐朝身材高大粗壮的鸿昌猛扑过来。他浑身打了个冷战，忽然飞起一个念头：这百孔千疮、摇摇欲坠的戏台不正是中国的小小缩影！他顺手用马鞭在地上划出两句话来：“睡狮猛醒，国将不国！”跟着又是一个冷战，他忧心如焚，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，恍如一座正待喷发的火山就要突然爆炸，向苍茫大地飞溅开去！

从一八九五年出生到一九三零年此刻，鸿昌在他充满传奇色彩的半生中，曾不止一次地经历过火山喷发的心境。只要喷发起来，那炽烈的溶岩猛奔飞溅，真是不管不顾，要吞掉一切，摧垮一切呢。似乎这次比以往几次都更加冲动和激烈，因为他是在忧国忧民，是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上。不，跨进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，他吉鸿昌也是三十五岁的人了，经过几番锤炼，也该懂得收拾起火烧火燎的性子了。这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年代，又是斗争极其曲折复杂的年代，需要的是沉着应付啊！他赶忙压下火气，控制住自己，望着眼前的一片断垣残壁，轻声下了命令：“找几位老乡来谈谈，他们不会都逃走的。”

手枪营营长傅振川、副营长宋金栋一齐应了一声。他们分两路跑去，随后又分两路归来，仿佛牵羊似地牵来几位老农到戏台前边来。

鸿昌瞟了一眼，心里好生不忍。从他们那失神的脸色和短衣短裤的打扮上，他完全可以断定，村子里的地主老财都已经逃离。他们这支队伍打到哪里就要在哪里筹饷，是要向老百姓伸手的，他好心好意想从富户手里挤点粮饷的想法行不通了。他那发沉的心情越发低沉了：这打的是什么仗，不是在祸害老百姓么！不，他压下这些咬心的念头，倒是找到一点生气，炮火这样猛，居然村里还活着这么多人，足见老百姓也很有一套应付内战的本领呢。他站起来，亲热地招了招手：“诸位父老受惊啦，我们打了整整一夜，老百姓有多少死伤的？死了的，不好说了；伤了的我们可以给治治。你们几位请坐，请坐！”

几位老农支楞着耳朵，想不到这位带兵的大人物居然还

说出几句人话，实在听着新鲜。本来不敢抬头的，也乍着胆子抬起头来，可跟着又把头低了下来。这位大人物好怕人啊，一张又方又圆的大脸上，描着一对浓眉，嵌着两只亮眼。虽然是一副满和气的样儿，就是那两只亮眼太逼人了，那里蕴藏着多少光芒和锐气啊！几位老农不敢不坐，又不敢就坐，你瞧瞧我，我望望你，最后由一位舌头最利索，最能应付军差的老农说了话：“谢谢营长赐座。”

鸿昌露出一丝笑。大概在他们冯玉祥西北军从蒋介石南军手里争夺这座村庄中，领队的也不过是营长吧；不知这些营长都是怎么耍威风，怎么狮子大张嘴在吃这些绵羊似的老百姓的。他带着哀其不幸的感情说：“这戏台不是你们村里的么，我们外来的人怎么倒赐座了呢？我告诉你们，我们是西北军。西北军的军风纪你们大概也听说过，一不抓老百姓，二不抢东西，乡亲们只管放心。你们有受伤的没有？有了我们给治。”

还是那位老农答了话：“哦，是西北军，这我们就太放心了。谢谢营长的恩典，我们还没听说有谁受伤。”他把眼珠朝那儿位盯了盯，心里说：“谁知他包子里卖的是什么馅！就是有受伤的，也不敢抬到这儿来啊。”

鸿昌却是一挂热肠子，满以为自己包子里卖的是什么馅，大家都明明白白呢。他叹了口气：“你们查一下吧。这样打来打去，老百姓遭了大灾大难啊！”

怎么倒为老百姓心痛起来了？几位老农互相碰了碰眼珠，倒不是感激，而是更加嘀嘀咕咕：到底包子里卖的什么馅？到底一口要咬他们多少粮食走？

鸿昌用更加关切的口气问：“你们准备怎么过年啊？这

一次打过去，会安定下来的。”

“我们还过什么年！庄稼被人踏马踩炮轰，只能爬到地窖里吃糠咽野菜了。”可这位会耍舌头的人猛然一惊，觉得他这几句话回得不妥，别再引起这位“营长”的不快，连忙解释，“我们对军差还是能交多少就交多少的。”

倒是这句解释的话弄得鸿昌很不舒服。他说：“你们交得起么？他们都和你们要什么了？哪一拨军纪好一些？”

“都好，都好。”这位老农又是猛然一惊，觉得话还是说得不妥，赶忙又追了一句，“要说不好。还是我们老百姓不好。”

这话可实在别扭。鸿昌两眼一亮，紧问了一句：“怎么倒是老百姓不好了？难道你们老百姓就该这样筹粮饷不成！”

吓得那位会耍舌头的老农不敢噤声了。另一位老农把话接了过来：“他笨嘴拙舌不会说话。他是说我们老百姓支应军差做得不好，力量不够，不怪我们做老百姓的又怪谁！”

气得鸿昌又从台阶上立起，由哀其不幸变为怒其不争。他嚷着说：“你们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？怎么怪你们老百姓呢！老百姓应该种庄稼，这样打来打去，你们怎么种庄稼，你们又拿什么支应军差？”他又从台阶上朝下迈了两步，逼近些问：“你们说说，你们讲讲，倒是为什么打仗？”

天晓得为什么要打这仗！可是谁敢说啊，都站得直直的，摆出一副挨批受审的姿态。

鸿昌这才发现自己的火气又旺了，赶紧解释着说：“别害怕，我也是庄稼汉出身，扛枪杆子熬上来的。你们说心里话，倒是为什么打这仗？你们是赞成还是反对？”

心里话要是倒出来，真是几辆大车都拉不完，只是谁敢

往外倒呢！还是那位老农应付了两句：“我们都是顺民，老老实实的老百姓。”

“难道这样打来打去，不该死的死了，应该活的活不下去，没吃没穿，你们还顺着吗？”

把几位老农说得心里一阵烟熏火燎，眼睛里却是一片吃惊发呆。多嘴见过一个披着灰狼皮的军官，竟说出这样同情老百姓的话来！更没谁敢应上一声。

“你们只管把心里话说出来，说啊，说啊，你们大胆地说啊！”

一连问了几声，再不说也不行了。突然躲在后面的一个人冒出一句话来：“我们千盼万盼，只盼这一回打完别再打了；再打，过年开春还怎么种庄稼。”

鸿昌总算听到了老农心里的声音，可是这声音又触动了 he 心底的伤痛。谁能扭转乾坤，保证这一仗打完就给老百姓一个安居乐业的太平日子呢？眼睁睁地他吉鸿昌就不敢说这硬话。可是他吉鸿昌不说这硬话，又让谁说去？要敢于为民请命，要敢于逆水行舟。吉鸿昌从来都是大炮筒子啊，炮筒子到这关键时刻不轰上几炮，还有什么用处！鸿昌忍无可忍，终于火山喷发，身子一下子直窜起来，两眼冒火地朝那筹备粮饷的副官长居方正喊喝着下了命令：“你也都听见了，要对这些吃糠咽菜的老百姓心慈一些，手软一些！”可是心慈，仍然得筹粮；手软，仍然得伸手拿老百姓的。他心里又是多么矛盾。解决这个矛盾，他一向有个只顾眼前的办法，顺手从口袋里摸出几块银元，“你们几位拿去，哪怕大家吃上一碗面糊糊呢，也是我的一番心意。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了，再这样打下去，中国虽大，也要亡国灭种！”他猛然

窜出几步，象是要找谁说理去似地离开台阶，飞身上马。马鞭在冷空气里扬了几扬，那匹大白马立刻甩开四只蹄子，直朝村外奔去。

手枪营的马队跟着也奔出村去。谁知吉鸿昌要奔到哪里去！不管奔到哪里去，反正刀山敢上，火海敢闯。这伙马队跟得紧紧的。

吉鸿昌竟一口气儿扑进了潼关。这马队掀起一阵尘烟，带起一阵蹄响。潼关城楼上的人，都惊得发慌了似的。守城门的士兵连忙拦住喊：“你们是哪一部分的？”

“吉鸿昌！”这就是他的通行令，一下冲过去了。

西北军总司令部的门岗一看冲来了一支马队，又拦住喊：“你们是从哪儿来的？”

“吉鸿昌！”只喊了一句话，他又冲过去了。

在西北军总司令部的大厅里，正在召开军事会议。戒备十分森严，房前房后，院左院右，都立着挂盒子枪的卫兵，别说是人了，连个飞虫也别打算钻进去。一看鸿昌两眼冒火，往里就闯，排长赶忙拦住说：“请你等一等，候命令再进去。”

“吉鸿昌！”仍然是喊了这句话，他还是冲过去了。

会议室里的几位老将，一个个摆着老气横秋的样子，正商量着军情大事，冷不防闯进一个人来，风风火火地直扑到跟前。鸿昌又特别加了点响声，朝几位老将上身猛挺，脚跟紧碰，霹雳似地喊道：“报告，十一师师长吉鸿昌从前线来到。”

尽管这里开的是军事会议，是决定打仗杀人的地方，却是香烟缭绕，屋角上又摆着几盆四季常绿的芭蕉，显出一派

和平宁静的气氛。鸿昌一头野马似地闯进来，这里登时乱了套。代总司令鹿钟麟，老将孙赞斌、黎鸣丰等等都惊住了，以为前线出了什么大事，异口同声地问：“你怎么忽然回来了，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？”

“没有什么紧急情况。不过这比什么紧急情况都更紧急，是国将不国的大事！”

刚刚上任不久的代总司令总算沉下心来，望着这位全身仿佛都在燃烧着的将军说：“世五，你先冷静冷静。前线战事到底如何？”

“仗打得很顺手。蒋介石的遭殃军鼻孔朝天，自以为如入无人之境，万没想到半夜杀出一伙‘帽子兵’。咱这些头上戴着羊皮帽子的兵，大刀片上下翻飞，只砍得他们落花流水。接连几夜，抵挡不住，他们就象退了潮的海水，一泻千里，追都追不见了。潼关如今可说是稳如泰山，万无一失。”

几位老将一阵干笑。黎鸣丰把手里的核桃揉得一阵怪响，说：“世五，你这几仗夜袭打得不错，有什么话以后再说，你先歇息歇息去吧，看你跑得这一头大汗的样子。”说着，他就把眼神直投了过来，示意这不是乱放“炮”的地方，不能张口就来，拿话就说。

偏偏鸿昌一向是有炮就放，拿话就说的这么一种直来直去的性子。让他有话不说，有炮不放，又怎么能憋得住呢！何况，让热火烧的，他吉鸿昌还有点错会意思：冯玉祥的西北军从发迹的那一天开始，历来因官兵的来源而分河南、河北两派。河南派是以黎鸣丰居首的，吉鸿昌又是河南人，又在黎鸣丰手下做过事，关系一向密切。黎鸣丰这两句话塞进他直来直去的直肠子里，另是一番意思。当着黎鸣老这一面

靠山在，话再不说，炮再不放，又待何时何地呢？登时一炮轰了出去，他炸着说：“我一歇也不能歇，我是为民请命来的。打了这几天仗，我亲眼见的，这一带村庄拉锯战打得太惨了，民穷财尽，生灵涂炭，我们总得为老百姓解难，为国家分忧啊！”

“唔，仗是打得够惨的，不过既然是打仗，总和游山玩水不一样，又哪有不惨的呢！你们伤亡如何？赶紧补充要紧。”鹿钟麟磕了磕烟灰，心平气和地问着。不过他那眼神也投过来了，只是没有投向鸿昌，而是投向孙老将的。

孙老将孙赞斌是河北派。西北军是讲究论资排辈的，他比鸿昌大了一辈。自从冯玉祥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，由张家口经外蒙古到苏联参观访问，归来在五原^①誓师，全面向左转，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，实行国共合作后，在“入甘援陕，联晋图豫”^②的整个战略进程中，兵分七路，孙是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，是打头阵的角色，鸿昌又是打头阵中的急先锋，因此和孙赞斌称得起是老上下级的关系了。但一个勇猛，一个怯懦；一个叮叮当当，一个粘粘糊糊，总是不协调。鸿昌不肯坐失战机，往往在孙老将踌躇不前，不敢切不敢拉的时候，出奇制胜，一场硬仗打响了。他是很会自做主张的，军威很盛，倒弄得孙老将黯然无光，总是看着鸿昌心里不大舒服。在蒋、阎、冯、桂四系军阀所

①：五原是地名，在内蒙古自治区。

②：指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所制定的响应北伐的战略方针：先攻入甘肃，再解西安之围，最后出潼关至河南，对阎锡山采取联合的方针。

谓的北伐成功，裁军缩编会议上，各自都要削去一些队伍，孙老将居然向冯玉祥进了几句谗言，竟把在西北军有“铁军”称号的吉鸿昌师给裁减下来，说他不是正规的军官学校出身，让鸿昌去上陆军大学学习，变相地夺了他的兵权，罢了他的官职。这个隔阂很深，象鸿沟一样地不可逾越。后来鸿昌又被冯玉祥启用，又带起一拨兵来，当了宁夏省政府主席，更是有些标新立异，让孙老将看着别扭。眼前他就抓住了鸿昌的所谓“把柄”，悄悄地把压在本子下面的一张名片递了过去，但话却是撩拨着说的：“世五一向别具慧眼，有与众不同之处，不知究竟有什么高见啊？”

鸿昌当然是听得出这酸腔辣调来的。如果他压下去不说，那孙老将还是什么都抓不住的。不，他就是这么一个专唱反调，越硬越碰的人。他登时瞄着孙老将的老脸轰了一炮：

“这仗不能打了，再这样拉锯下去，老百姓全要拉成锯末，随风飘散了！”

“依你之见，如何是好？”鹿钟麟已经把孙老将递过来的名片来回看过几眼，他打算先把这位炮筒子的话引出来。

鸿昌在冒火，他反而纵出几声大笑：“我吉世五一向有话说明处。我从宁夏带兵到了西安，就印送了一张名片，提出三项主张，不知代总司令、副总司令都看过没有？我当时也是托人送给你们的。”说到这里，毕竟他是一位年轻的将军，亮着一对眼睛，放出天真和希冀的光彩，朝几位老将挨个望去。事情说难固然很难，说易却也很容易，他满以为只要几位老将悬崖勒马，这事就好办了，谁的心不是肉长的！他几乎带些恳求的语气说：“为了老百姓，何必争这块地盘呢！”

鹿钟麟不动声色，心里却暗暗在掂量着：“吉鸿昌这莽撞鬼，洗脸盆里扎猛子，你还知道一点深浅不！”就指着名片问：“开发西北总指挥，这官衔是谁封的？”

“我自己封的。军阀能抢地盘，我不抢地盘，辛辛苦苦地开荒种地，自封个总指挥还算过错？只怕别人还不肯去干这向荒地宣战的官呢！”

鹿钟麟望着名片正中一行大字——“吉鸿昌字世五”，心里又暗暗掂量着：“这个标新立异的家伙，到处扬名显姓，不顾整体。”但他并不点出，而是翻到背面，读着那三行字儿：“‘一、开发西北，安定民生；二、实行兵工政策；三、反对内战，枪口决不对内。’唔，看起来你还是很动了一番脑筋的。”

显然这是话里有话，弦外有音。鸿昌直直愣愣，他似乎没有听出，其实听出和听不出，对他这位炮筒子来说，都是一样的。他挺着他那宽大的胸脯说：“当然动了一番脑筋，我在宁夏研究过几次了。”这还不算，他还特别起劲地介绍着，“我到西安，名片送了无计其数，不少人是赞成的，也有不少人是不加可否的；经我把开垦计划一说，他们也就赞叹连声了。所以光看名片是不行的，我请代总司令和诸位老前辈允许我多占用一点时间，根据地图详细说明一下。”

鹿钟麟拦了一句：“现在不是听你开发大西北计划的时候。你只说明一点，为什么单单在我们处境困难，危机四伏的时候，你提出了这三项主张？”

黎鸣丰急得又把核桃揉得一阵紧响。其实不用黎鸣老暗示，他吉鸿昌也明白这问话里是带着多么怕人的钩子的。但鸿昌还是充满了天真和希冀，以为伟大的理想对于任何人都

是深入肺腑的。他亮起嗓门，闹了一通长篇大论：“我吉世五总觉着说是北伐革命成功，可又看不出革命的迹象，成功的所在，依旧是一片四分五裂的局面。病因何在？病就病在军阀争夺地盘，都想占住几个富庶省份，搜刮民脂民膏，因而连年内战，你争我夺，这正是辛亥革命以来的惨痛局面。长此下去，国将不国！我们西北军是一支革命的队伍，冯老总一直以救国救民鼓励大家，又何必争这几块肥肉呢！新疆地大物博，打开地图一看，就会知道它占中国的几分之几了。我们西北军三十万人，打上每个男兵都捎上个女兵，也不过六十万人，分到南疆北疆，再钻进大戈壁里去，全和撒一把麦粒到大海当中去差不多，有的是地方呢。我们修了水利，开出荒地，过上两年再招些流离失所的农民到那里去；几年之后，十几年之后，几十年之后，雪球越滚越大，塞上江南，垂手可得。我们何必在这里浪费子弹，中国人打中国人呢……”

代总司令好不容易拦住：“世五，你还是说说，你此时此刻印出名片，倒是针对什么？”

虽然鹿钟麟要抓他的“把柄”，但他还是热呼呼地，尽力想把老将的心争取过来。他推开屋门喊了一声：“你们把图拿来！”

傅振川和宋金栋双双走了进来。原来这开发新疆的规划图，竟成了吉鸿昌随身携带的物品，只要一闲下来，他就要欣赏一番，把他的理想和感情都注入到这张图纸上。傅振川等二人立即从背包里把图纸拿了出来，用图钉钉在墙上，几乎也占了半边墙呢。在这张地图上，除去山脉、河流、城镇以外，还用红笔勾出四四方方的许多小块，又用蓝笔划出横

横竖竖的不少直线，这便是他计划中的垦区、村区和交通网线了。鸿昌用他的马鞭指着说：“我此时此刻提出这主张，正是因为这比打仗要容易得多，只要人去了，举手投足之劳，地就开出来了。请诸位都想一想！”

这几位老将耳朵里全长着老茧呢，谁听得进去！鹿钟麟还是不动声色地说：“计划不可不说是伟大，少说也得十年工夫。世五，恐怕你眼下也未必能介绍清楚，何况事情这么大，放下仗不去打，一起搬到新疆去开荒，这也不是这张桌面上能决定得了的，要冯先生决定才行。冯先生又偏偏呆在山西建安村，被阎锡山这两面三刀的家伙软禁在那里。我看你还是改口述为笔谈，写一份详详细细的意见书，由我们转送到冯先生那里去吧。”

既有几分扫兴，又有几分着急，鸿昌长长地吸了一口气：“那就要耽误一些时间了！”

“要做成这样一件大事，哪有不费些时间的。”

“我们这里费了时间，战场上就要天天多死一批人呢。”鸿昌却也知道，在这里是白费唇舌的了，只好压住火气，点了点头，“我马上回去，马上就写。”

鹿钟麟心里又暗暗掂量着：“为了他的异想天开，竟连前线都不顾了，真乃贻误军机，前前后后足够八条罪状了。”但脸上仍然堆起微笑，说：“等你回去才写，写了再送来，不知战场上又要起多大的变化了。越快越好，不如你就留在后院，我再派一两个秀才帮你把文章润色一下，两天交稿，你看如何？”

鸿昌的热气又冒上来了：“用不上两天，我今天一夜就差不多，明天上午就把意见书交上来。”

“那就更好。”鹿钟麟拉着长腔说，“来人啊，送吉师长到后院去。”

鸿昌兴匆匆地向老将敬个礼，这才转到后院去。哪晓得他两脚刚刚踏进后院，躲在院门两侧的卫兵就一拥而上，把他揪住。气得鸿昌大喝一声，猛然一蹲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把一个卫兵背口袋似地背了过去。

但是好汉架不住人多，又上来几个人一起把他揪住。军法处长钱泰芬怕吉鸿昌再还手，赶忙过来说：“世五，你给我个面子。代总司令的命令，我能不执行么？你别再动手了。”

鸿昌从鼻腔里挤出几声冷笑：“好吧，我不能难为你们。明人不做暗事，这又算什么！”

钱泰芬嚼着这话，心里说：“这又算什么？是啊，世五，你放着阳关大道不走，为什么偏要走邪路，下险棋呢？这可要问你自己的了，可又怪着谁来！”

二

阴沉的天色送进这低矮的班房里来的是一片昏暗，昏暗又变成黑暗，很快入夜了。卫兵送进一盏油灯，油灯上吐着一点鬼火，照得屋里阴森森的。这一早一晚，变化多大啊！鸿昌仿佛在浪涛漩涡里来了个急遽的翻转，旗开得胜的将军竟变成阶下罪囚，这个跟头栽的！不，栽个跟头算什么，看看，他鸿昌不是已从床板上一跃而起了么？他才不服气呢，他才不怕受打击呢，他才不承认他是走了邪路、下了险棋呢！他